

科普文学

日行万里不是梦

——郑万高铁新线采风有感

■ 余德成

顺着钢制的跳绳
品着钢铁的坚韧
聆听钢铁与钢铁的倾诉
一群舞文弄墨的友人
从山城出发
一路向北
向北
到一个山清水秀
风光无限的地方
造访一群不畏艰险
不负众望
日夜奋战
郑万新线的铁路人

在满脸稚气
青春勃发

志在四方高铁人
情真意切的讲述里
我看见了
在崇山峻岭中穿越
在刺骨冰河中蹚水的身影
我听见了
用铁锤敲击隧壁
用脚步丈量海拔的声音
我还望见了
在数丈桥拱钢缆上攀爬
在百米桥墩上“蹦极”的疲惫身躯
他们
用年轻用顽强用拼搏
奏响了荒山野岭的乐章
催醒了沉睡千年的大山

时速200公里
260公里
350公里的跨越
让郑万新线重庆工段
全力造就了崭新辉煌
为到此一游的中外来客
品味飞一样的感受
日行千里之梦
被新生代铁路人打破
面对高山大河
向着日月苍穹
铁路人豪迈地宣告
日行万里
未来不是梦

离堆公园

■ 李永才

在古城,渡口被车流荒芜
而南桥则像一条蛟龙
横卧于岷江之上
桥下逝浪追着渔夫的影子
有一些颠沛的日子
可以让人学会与生活较劲
伫立于岷江之畔
每一朵浪花,都是遐想——
不妥协于城墙的旧和鸟鸣的轻
徜徉于这个城市的公园
每一朵野花都在微笑——
绝不迁就于谷地的干涸和黄昏的孤单
来来去去。多少客人两手空空
抓不住一点消弭的记忆
朝短夕长。一个公园坐于城市的偏旁
满园葳蕤,纵是残枝败叶
都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

菊花赋

■ 朵耶梅

诗歌里煮茶
清肝明目皆与菊花有关
这些秋天划不开的黄
踞高横岭鼓楼,踞高坪坦河上的蓝天

多少人无法实现的梦境
从“未名”到菊花,从菊花到“未名”
都有了安放之处,我也一样

在诗歌里调试花香
一不小心就碰响了劳作的银饰
叮当,叮当——

与扶贫相关的“未名菊花基地”产业
让古老原始侗寨富有了新词
让横岭侗寨父老乡亲在家门口找到了
相应位置

他们护菊
采菊
制菊
在作业线上排
列花语小令
把焙干的解
花语打包成
封
寄给远方亲
戚与朋友——



教书的时候,每到冬天,有几个小孩常向我请假。理由呢,要么感冒,要么头疼,要么拉肚子。几个“小兔崽子”昨天还在球场上生龙活虎,今天莫名其妙就起不了床,这中间自然有很多猫腻,但我不喜欢点破这些小把戏,谁人的童年没点自作聪明?

我曾经一度对此有些敏感。说起来请假纯属小事一桩,但心头竟然有被抛弃的荒凉。想来也是,请假本质上是一种选择。娃娃缺了课,自然是上学与做其他事相比,在他们眼里不重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一请假,立马透出一个人的选择和追求,也自然而然称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重量。

话自然不能说得这么“消极”。真重要的事,请个假也无可厚非。重要的是请假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看看这个假字,古义非常丰富,《劝学》中有一句话,“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个“假”是凭借的意思。请假请假,一定要有理由和依据。换个说法,一定得师出有名。中国古人特别讲究

请假

■ 廖天元

“正名”,名正而言顺。没有这个“名”,就会引起世人的公愤甚至“群殴”。

想起多年前一个孩子给我请假,至今心有戚戚焉。那个小孩的父亲外出发达之后,上演了一幕闹剧。有一天,那个孩子向我请假,他给我说:“老师,明天我妈妈开庭,她不会说话,爸爸有全家帮他,而妈妈只有我一个人,我要去帮她,让她少受欺负。”

我一愣,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吗?”他说:“我要告诉妈妈,让她别要钱,要房,要钱,长大后,我去找她,养她到老……”刹那间我热泪盈眶。虽然爹也是亲生的,但是这份乖巧和体贴实在让我动容。

步入社会想翘班,“名”堂就比读书时多得多了。上网一查,有网友竟然娴熟地罗列了十几条,比如身体不适,家里有事,小孩生病,交通意外,车子抛锚,搬家结婚……这些年我倒是

一条也未曾使用。为什么?表面上不好意思开口,私底下是觉得个人事情万万不能影响工作。公私分明,大公无私,这才是这代人应有的模样。

倒是年轻人的思维活络一些。前几天,有两个姑娘拿了请假条让我审批,我一看,是育儿假。两个姑娘明显做足了功课,还附上了相关条例。这请假还需要什么理由?法定的,坚决落实。

还有个小姑娘给我一张假条,说夫妻分居两地,目前有三胎计划,要请假10天。这让我有些尴尬。这样的行动是在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应该支持,这个理由还算坦荡,虽然不那么含蓄,但总比拐弯抹角好得多。想来,新时代的年轻人请个假,不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这也是文明的突破。

我也好想请个“文艺假”。如果能放下手头工作,任性去晒晒太阳,享享清风明月,来一番老夫聊发少年狂,唱一曲老子明天不上班,是不是显得很爽?可惜,我不能任性。此时,我敲着键盘,在文字里畅游,收获别样的“假期”。

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是在双龙街上度过的。那时的双龙还不是镇,最多就是一个场镇。

记忆中的双龙场是由老街和一条狭窄平行的马路组成的。那时,没有一个正规的菜市场,农民卖菜,只能把菜挑到街道的两边自由叫卖,菜叶、烂菜弄得满街都是。那时,既没有清洁工,也没有水泥地板。一遇到天热、下雨,那些烂菜就会臭气熏天,满脚都是;那时,也没有图书馆、阅览室,更没有体育健身场所。人们如若去长寿城里,还得很早起来去赶每天固定的班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双龙场也快速地发展起来。最初的变化是那条狭窄的公路加宽成龙兴街,在这里,开餐馆的、宾馆的、服装店的、孕婴店的,店店琳琅满目,处处宾客满员。龙富街还修建了一个很大的菜市场,卖菜的,卖水果的,卖干货的,卖小百货的,井然有序,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到处乱丢、乱放。街道每天也有清洁工清

理、打扫。早上一起来,整个街道赏心悦目。以前的老医院也搬迁至双龙到长寿湖的公路边上,节省了很多患者的时间,让他们直达所想去的科室。特别是位于龙祥街处的双龙社区,更是以“服务群众,履职尽责”为工作理念,密切联系群众,真心为民服务,扎实开展社区各项工作。双龙镇还建有“一站式”服务平台、养老服务站、民事纠纷调解室、图书阅览室、留守儿童关爱室等,为社区老人提供休闲娱乐、健身等服务。

行走在双龙镇文化长廊里,我的心仿佛如秋风吹过,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也跟着那些美丽的文字浪漫起来。这条街我有很多年没有来了,可没想到的是,现在已打造成一条具有文化内涵的街道。在这里,你可以不用导游给你讲

阳光小镇

■ 焦芬

解,你都可以了解到双龙的历史和发展。实际上,双龙得名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廖井丹、王秉楠、程谦谋的故乡,乡贤、寿星、孝星随处可见,处处让人感动不已。它交通优势明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省县乡道三个层次,构筑了立体交通网络。渝万城际高速铁路长寿湖站出口设站双龙镇天堂村,从双龙乘坐高铁到重庆主城仅需20分钟,到长寿城区仅需8分钟。其余多层次的公路通道四通八达。龙湖迎宾大道、长双路、何华路、龙乐路、平罗路等在双龙场镇交汇贯通。场镇通往各村居的主要农村公路,也已全部硬化。

漫步在双龙中学里,宽大的操场不禁让我想起了高中时代,我的心一下回到了那个天真而又浪漫的时代。那时,

我高中的每一天,几乎天天和书本在一起,虽然最后没考出理想的分数,但我努力了,用功了,我不后悔。因为,这里是我文学之梦开始的地方!现在,虽然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仍然知道我那时拿着书本,在这里苦读的每一个昼夜和每一个角落。此时,看着一个个学生从我面前走过,我仿佛看到了我高中时的背影……

徜徉在双龙镇的每条街上,我总是好奇地看着街上的一切,这是我以前的双龙街上吗?尤其是黄昏,大片的红云在天边燃烧,蔓延,把双龙镇渲染得格外的亮堂。这时,吃完晚饭的人们,成群结队来到文化广场跳坝坝舞;或者到新修的高铁站广场,在乡村硬化路上散步、行走;在体育健身场健身;在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阅读、看书……这是怎样的一种画面啊!就像一幅绚丽的彩色画卷挂在乡野的天幕上。那流动的车辆、闪烁的灯光、丰收的场面、喜悦的景象,怎不叫人思绪奔腾,浮想联翩。